



# 我唱「四郎探母」給爺聽



丁念慈

高中時學京劇，常聽老師提起「四郎探母」劇目，當時大概是國民政府禁演吧，始終未曾實際觀看此戲。

大學時，我們輔大國劇社年年公演，大一演「文昭關」，大二演「四郎探母」，大三演「大登殿」；，公演「四郎探母」之前，適逢「反共藝人」馬毓麒來台公演，社團安排我們在自己公演前先看看名家怎麼演。

還記得當時我坐在高高的位置，俯視著台上的楊延輝，聽他唱道：

賢公主請聽我表一表家園，  
我的父老令公官高爵顯，  
我的母佘太君所生我弟兄七男。

都只為宋王爺五台山還願，  
潘仁美誑聖駕，來到北番。  
你的父設下了雙龍會宴，  
我弟兄八員將，赴會在沙灘。  
我大哥為宋王受難席前，  
我二哥短劍下命喪黃泉，  
我三哥被馬踏屍骨不全，  
就本官和八弟來到北番，  
我本是楊……，  
賢公主我的妻啊……，  
我本是楊四郎把名姓改換，  
將楊字拆木易匹配良緣……

雙十年華，長在昇平之世，不曾經歷戰

## 我唱「四郎探母」給爺聽

火的我，頭一回在劇院聽得這齣戲，震驚、哀傷，哭得雙眼迷濛。怪不得兩岸開放之前，政府要將它禁演。站在國家立場，如不禁演，老兵看了戲恐怕個個冒死也要叛逃了，哪裡還有台灣這幾十年的偏安呢？

距離首度聆聽「四郎探母」，也有二十多年了。每次看戲，都會哭上一回。家中長輩多高壽，沒有經歷親人生離死別的經驗，真不知何以如此，也許這就是戲劇的力量。

祖母是在開放探親前三年過世的，父親在家門口貼了「守制」三年方才除孝。台海開放後，父親不會回大陸，而是由我母親代表回鄉探望親族。每每讀到《蘇武傳》李陵謂蘇武之「：老母已死，雖欲報恩將安歸？」便會想到，這應是父親心情的寫照吧。

去年夏天，年逾八十的父親病倒了，起初只是雙耳腫大疼痛，接著陸續出現各種衰退症狀，雙耳聾聵、兩眼近盲、無法站立不良於行、記憶力嚴重退化：，最後，竟不大認得我

們了。在一次長時間昏睡當中，母親和小妹慌忙請救護車將他送到醫院急診。從去夏至今，這已經數不清是第幾次急診住院了。不一樣的是，他不再叫痛，而是宛如睡美人般沈睡著。

週五我排假回娘家，到榮總陪父親，那時他已經住進病房。因為前幾日都是在急診室度過，約有一週他未洗澡也未排便，險些出現褥瘡。擔任看護退休的阿姨前來探望，我與阿姨、外傭三人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幫父親完成洗澡、排便工作，在做這些事的同時，父親始終沈睡。即使是餵他進食、喝水、服藥，幫他屈膝復健：他都是呼呼大睡，甚至發出鼾聲。我們故意將他眼皮撐開，跟他講話，他雙眼無意識地張開一兩秒就又闔上了。

沈睡的父親，吃飯喝水仍知道閉著嘴，湯汁滴出來，也會想用手去擦，但奇怪的是他雙手蜷縮，有如癱瘓患者般。我索性坐到病床上，捱著父親，用力將他手臂扳直。爲了讓他放鬆，我唱起歌來。一首接一首地，約莫唱了

半個多小時，甚至搬出黃梅調「十八相送」、「江山美人」……最後不知該唱什麼了，就唱起了「四郎探母」。這時，忽然見到父親的手微微打著拍子。

喔！他以前最喜歡的消遣就是聽京劇嘛，我們怎麼都忘了！沒有鑼鼓、沒有管簫笙蕭，我荒腔走板一齣齣清唱著，「斷橋會」、「釣金龜」、「二進宮」……有的戲學了有二、三十年啦，我打開塵封的記憶，調門、唱辭都要搞混了，記不清的就哼嗨過去。幸虧父親也不嫌棄，一律都很捧場地跟著打拍子。

夜深了，爲了讓外傭也能休息，我離開病房回娘家。小妹聽我說沈睡不醒的老爸聽京劇竟會打拍子，直叫我錄音下來，可以常常放給他聽。我說我唱得荒腔走板的，錄什麼嘛？應該錄名家唱的給他聽才對！小妹說就是要給老爸聽女兒唱的啊！

第二天上午，我又去了醫院，再唱一回「四郎探母」，父親依舊沈睡，我拉著他一隻

手，外傭拉著另一隻。他微似癱瘓般地緊握著，指頭仍輕輕打著拍子。我因爲要趕火車回宜蘭，便匆匆告辭離開醫院了。

當天晚上，接到小妹電話：「妳走後不久老爸就醒了，還問隔壁床住的是誰……」看來的確是真的醒了，小妹繼續說：「餵他吃藥，問他『苦不苦？』，他說『不苦，因爲女兒來看我啊！』問他：『誰唱京劇給你聽？』他說『老大呀！』……」

爸爸之所以答「老大」，是因爲他已經無法道出我們的名字了。精神好時，他會說「老大」、「老三」的，精神不濟時，就用「阿狗」、「小狗」來代替所有兒孫的名字。

有感於自己京劇唱得實在不成調子，我從娘家帶回老爸愛看的京劇DVD回家觀賞，希望能提升一下自己的唱工。週日下午，先生帶著小孩到羅東運動公園去了，我獨坐家中，便播放起全本「四郎探母」。再一次，一如年少時我所扮演的佘太君，肝腸寸斷，淚濕衣襟。

## 我唱「四郎探母」給爺聽

還記得曾在報紙副刊讀過一篇文章，作者批評「四郎探母」這齣戲不恰當，並責怪楊延輝爲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，尤其不滿他爲了遵守與番邦女子諾言，棄高堂、拋髮妻，硬是堅持回到北地陣營；並認爲全戲最終楊延輝被蕭天佑網綁問斬，哀告求饒，實大大損傷大漢「男性」尊嚴。當時的我，即對該觀點十分不以爲然，卻沒辦法說清楚爲什麼。

如今，我也到了楊延輝當時的年紀了，有了自己的家庭、孩子，重看「四郎探母」，突然瞭解，爲什麼在標榜忠孝節義的傳統文化中，不忠不孝的楊延輝，竟得到全民族同情，這齣戲也傳唱不歇，感動千千萬萬民眾？那是因爲，楊延輝雖不是文天祥、史可法，沒有那種寧死不屈的「氣節」，但是他和我我一樣，有著追求幸福人生的願望。他目睹兩軍廝殺，兄長慘死，隱姓埋名十五年，與鐵鏡公主鶼鶼情深，還生下小兒子，他有了自己的家、自己的幸福，過去的一切傷痛只能深埋心底，

唯一無法割裂的，只有對母親的情感，所以冒死出關見母一面。

人生本就充滿無奈，尤其在戰爭頻仍的中國歷史中，在政權更迭的夾縫裡，這齣戲道出了身處強權翻雲覆雨手下之人的無奈。看戲的，鮮有人責怪楊延輝不忠不孝；雖說回到北地後，仍需面對身繫囹圄、被蕭太后羞辱的難堪，但這也是他當時一心見母時未作多想之處。一如當初選擇隱姓埋名躲避災禍，「回到番邦」也是他的另一次選擇，他選擇自己好不容易追尋到的幸福家庭，就像父親，祖母去世後，兩岸雖通，卻永不回大陸。他守著我們，昏睡當中仍抓著我的手，聽著「四郎探母」打拍子。母親是他永難忘懷的，子女是他終身守候的。

**後記：**今年清明節，我扶著父親到陽明大學散步，那是我們父女今生最後一次有意義的對話，之後他即完全失智。五月之後，父親已昏迷癱瘓。

